

因慈善而不朽

——《慈善家捐赠指南》中文版序言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院长

【1】

亚洲慈善协会 (APC) 是一个由慈善家为慈善家创立的会员制平台, 为慈善家提供学习、交流、合作的机会, 通过共建慈善事业应对系统性挑战, 从而加速私人行动以促进公益, 推动建设更美好的亚洲。APC 属于慈善机构, 成立于 2015 年, 总部位于新加坡。

《慈善家捐赠指南》是 APC 为其会员奉献的一份大礼。

本书高扬慈善的崇高意义, 强调现代慈善的社会功能, 尤其是强调现代慈善对于慈善家本人及其家族的精神价值和实用功能。慈善事业“从战略性和系统性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 孜孜不倦地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和方法, 觅寻长远之计以改变社会”。

“作为慈善家, 其实力体现在对捐赠的承诺意愿, 以及在时间、网络和专业上的无私奉献。”“在所有慈善事业的背后, 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真诚的行动。其核心就是一颗‘仁爱’之心, 一份创造更美好社会的承诺和愿望。”

本书是为富有的亚洲慈善家编写的非常实用的行动指南。一个立志从事慈善事业的亚洲富人应该怎么做呢？从确定使命、制定战略、建立组织架构、选择家族慈善策略，到实施慈善战略，将理想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再到反省、评估、从经验中学习，不断改善，《慈善家捐赠指南》均提供了周全、扼要、切实有效的指导，还包含了如何与其他慈善家、私营部门和政府成功合作的良好建议。本书既崇尚价值，又重视实操，还有具体生动的来自 APC 会员的案例；不卖弄高深的理论，不追赶浅薄的时尚，都是切实有用的“干货”；文字流畅，简繁得当，朴素亲和，便于阅读。作者承诺：“《慈善家捐赠指南》旨在为慈善旅程途中各个阶段的慈善家提供一份可靠实用的资源。”毫无疑问，作者很好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2】

一个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其历史文化不是死的，而是仍在影响其成员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塑造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国家的制度与法律。慈善自然不能免于文化传统的影响。当今世界的慈善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每个地区的当下的慈善都有本地历史文化的烙印。亚洲有自己悠久、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有自己独特的现代慈善模式。连宗诚先生宣称：“我们不必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寻求模式和答案。鉴于我们独特的环境和文化，我们需要为亚洲发展出一些不同的内容。”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景，值得我们每一个亚洲的慈善家和研究者为之努力。

《慈善家捐赠指南》实际上是家族慈善指南，围绕家族慈善这一主轴谋篇布局，专门讨论了家族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确

定和调整家族价值观，如何建立家族慈善治理结构，如何制定家族慈善政策并付诸实施，以及如何培养从事慈善事业的下一代，以使家族慈善行之久远。作者强调：“亚洲的慈善事业有别于西方的慈善事业……本指南的内容是针对亚洲的情况而量身定制的。”但是，在慈善领域，“亚洲”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亚洲的家族慈善有何特色？这些特色来自何处？对于此类关乎“亚洲特色”的问题，本书着墨不多。

“家族慈善”本身不是亚洲特色，而是遍布世界的现象。但是，“亚洲家族慈善”却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来自亚洲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其民族、文化、宗教的多样性亦是最为丰富的大洲。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倡导“亚洲价值观”，其内涵实为儒家价值观。在“亚洲价值观”这一短语中，所谓“亚洲”实为被称之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本人又是一位中国学者，加之对其他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所知有限，只能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入手探讨东亚家族慈善的特质及其渊源。这样一种研讨方式，不可能涵盖亚洲家族慈善之全貌，只能显示东亚家族慈善的主导脉络。因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拾遗补阙，谈谈对“儒家的”家族慈善的理解，借此抛砖引玉，以待其他方家完成对亚洲家族慈善的完整概括。

【3】

中国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显示，作为最重要的家族形态的“宗族”成熟于西周。西周建立了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宗法分封制，发展出敬天法祖的入世宗教。王国维概括为宗统与君统一（《殷周制度论》）。周代宗法制与政治等级制相辅相成，体

现在宗庙设置上，“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由“庶人祭于寝”可知，周代平民无宗族可言，其家庭形态类似于今天的“核心家庭”。秦汉建立了郡县制，宗统与君统分离。至隋科举制成型，而后日趋完善，几乎完全统治了入仕的门径。由此西周以来的门阀世族衰落，科举入仕的官僚士大夫的家族兴盛。宋代“礼下庶民”，贵族社会的宗法家族制度经过改造普及于民间社会，《朱子家礼》风行天下。至明代“家必有谱，族必有祠”，而且祠堂可以祭祀历代祖先。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席卷中国，族人脱离故土流布各地，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个人主义兴起，家庭伦理受到侵蚀，宗法制瓦解，祠堂及其体系的信仰体系没着没落，家族财产失去法律保护，家族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家族遭受了现代化的严重冲击，中国人从未放弃拯救家族传统的努力。如何返本开新建立现代家族模式，这是东亚人民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

时至今日，在儒家文化圈中，家依然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

每个人都与家紧密相连。家庭会尽其所能地支持每个人，反之，每个人也会努力回报家庭。人之所以努力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亲人的幸福和家族的荣耀；不仅仅是为了身边的亲人，也是为了祖先和后代；不仅仅是为了身处其中的家，也是为了继往开来光大家族。这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疲惫厌倦的时候重新振作，艰难困苦之时咬牙坚持。尽到了这份责任，就会感到慰藉、温暖和舒畅，就会拥有面对祖先、亲人、后代的自信与自豪，心中也才会有安宁。

中国人通过家族延续个体生命。任何人都要面对死亡。渴望生

而惧怕死是人的本能。儒家认为，人生是有限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不相信“灵魂不死”。那么中国人如何超越“死亡”和“有限”达到“永生”和“无限”呢？繁衍后代，借助族群的绵延，延续自己的生命，这是儒家文明中的每一个人超越“死亡”和“有限”的基本途径。而更高的超越“死亡”和“有限”的途径是“三不朽”和“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在家中培育起来的。在人的一生中，家是最初的、最主要的、最有效的，也是贯穿终生的儒教核心价值培育基地。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德目。仁者爱人，仁的培育始于家，所谓“亲生之膝下”（《孝经》），所谓“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指示的“行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己以敬”¹，推己及人，由近及远，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将齐家之道推而广之而已。这就是《大学》阐述的君子成己成人之道。

李光耀指出：“中国历史贯穿了王朝的沉浮更迭和社会的盛衰交替。在所有这些大动荡中，家庭、家族和世系成了个人的救生筏。一个又一个文明塌陷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被游牧部落摧毁了，但家庭这一生命之舟却载着文明前行，走向了下一个阶段……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和团结，使华人社会经过四千年而不衰。”²

¹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² 转引自：吕元礼著，《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8-129页。

【4】

人总是希望维持家族的财富、权势和荣耀，希望子孙万代绵延不绝而且欣欣向荣。这是超文化现象，各文化皆如此；也是超时代现象，各时代皆如此。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本性使然。

那么，家族慈善与家族传承有什么关系？家族为什么“应该”做慈善？家族又能从慈善活动中获得什么好处？

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张岱年指出，“义”指“应当”，“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利”指“能维持或增进人之生活者”，“利有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凡仅能满足一人之生活需要，或且损害人群之生活者，谓之私利。凡能满足大众之生活需要的，则谓之公利”³。在“义利之辨”的语境中，大体说来，“义”即为“谋公利”，“利”即为“谋私利”。儒家“尚义”，崇尚公利，要求君子“谋公利”，但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私利，所反对的仅仅是损公肥私的私利。崇尚公利，尊重合理的私利，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为利害义，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⁴ 家族慈善，就是富有之家，在政治和商业领域之外，谋公利的最佳方式。所以，家族慈善符合儒家义利观，或者说，根据儒家义利观，家族应该做慈善。

³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

⁴ 儒家义利观源于儒家文化对人性与理想人生的设定。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以“仁”为其本质规定。行仁之方就是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其结果便是成己成人，内圣外王。如果说修身、齐家是（正当的）“谋私利”，那么治国、平天下就是“谋公利”。谋公利（成人）是君子成己的必由之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句话，谋公利是君子的本分。

家族慈善，可以培养家族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有助于家族成员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得自我实现；强化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加固彼此之间的团结，进而增强家族凝聚力；提高家族声望，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提高家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赢得社会 and 政府的尊敬、善待与支持，有利于家族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也能提高家族抗御政治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借助家族慈善，可以跨越部门、国界、文化的各种边界，扩大家族在商业、政治、社区之中的合作网络，同时又可以强化这些网络。在《家族财富传承》中，小詹姆斯·休斯指出：“对于那些因家境富裕而与世隔绝的家族成员来说，慈善事业往往是他们与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建立联系，并找到其中的积极和意义所在的一大途径。”由此可见，慈善能给家族带来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综上所述，家族慈善是有助于家族健康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义利兼顾，先义后利，家族香火方能绵延不绝；仅以富贵传家，往往富不过三代。

【5】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一段传诵千古的对话：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可见，“世禄”“禄之大者”“保姓受氏，以守宗祚，世不绝祀”，即今之所谓“富贵传家”，“非不朽也”“不可谓不朽”！那么，何谓“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中华文化中著名的“三不朽”。张岱年指出：“君子之卒，不过是活动停止而已，而其活动之影响则未尝断绝，如果历千百世而人民仍‘受其赐’，则身虽死而实如不死。”⁵一言以蔽之，不朽在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能够超越有限的不是个体的身体或灵魂，而是其对家国天下的贡献，尤其是能够惠及后人的贡献。一个人，不可能有永恒的生命，但可以造就不朽的事业，而不朽的事业就是儒家君子永生的保证！⁶

家族亦是如此！其实，叔孙豹与范宣子关于不朽的对话，既讨论了个人的不朽，也讨论了家族的不朽，臧文仲是个人不朽的例子，范宣子家族是家族“非不朽”的例子，这就从反面定义了家族的不朽。

家族有生亦有死，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家族灭亡，即使是名门望

⁵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6页。

⁶ 现代世界是理性化、世俗化、人文化的世界。现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地信仰人格神了，不再那么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说辞了，与灵魂不死、因果报应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教化机制也不再那么灵验了。儒家通过入世，而不是出世，超越生死；通过此生的积极作为，践行天道，超越生命的有限，实现不朽与永恒；不朽与永恒不在彼岸，不在天上，而在此岸，在社会之中，在活人的心中，在历史之中。在现代世界里，与其他宗教相比，儒家的超越学说更符合人文精神，更经得起理性检验，因而更有说服力，也更可行。余英时精辟地指出：“中国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地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这一信仰一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族也很难长盛不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了。然而，如果一个家族不复存在了，但它的精神、事业仍在造福后人，虽久不废，历久弥新，那么我们不会说这个家族灭亡了，我们会说它仍在传承，这是一种超越了家族血脉的传承，这就是家族的不朽。只有得到社会的持久支持，家族的事业才能超越家族的生命延续下去；只有家族的事业能够持久地造福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持久支持；所以，家族的不朽只能在家族利益与社会利益交汇处寻求。家族慈善就是既造福家族，又造福社会的事业，所以家族的慈善事业有可能超越家族的生命延续下去，并由此实现家族的不朽。

北宋范仲淹创设范氏义庄——符合儒家义理、顺应时代要求的齐家之道。在其身后，范氏家族分分合合、起起落落，范氏义庄却在时间中绵延，空间上拓展。“风行草偃”⁷，仰慕范仲淹的人格、精神、业绩，分布各地的其他姓氏的家族自觉地仿效范氏义庄建立自己的义庄。这种现象跨越朝代，千年不绝，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研究借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的家族是不朽的家族。不朽的家族，一定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遗产，一定拥有超越一家私利的崇高的愿景。创设范氏义庄的人正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的人才能成就不朽的事业，才能被世代代的人们铭记。《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古往今来，中国最成功的家族当属孔子家族。孔子不曾拥有

⁷《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最高的权力，也不曾拥有最多的财富，但他贡献了至今仍在指引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伟大的思想。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何止“传十余世”，又何止两千五百年，“天不变道亦不变”，孔子事业必将与人类共荣，与日月同辉。

【6】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借助李晓波先生的推动，2016年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研究院以慈善文化、公益领域跨部门合作、公益部门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旨在通过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实践咨询、社会倡导和决策参与，成为引领公益思想、开创学术前沿、推动社会创新的研究教育基地。慈善文化研究是研究院的核心研究领域。研究院开展的“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以创建、践行、传播现代中华慈善文化为目的，研究与实践并举，包括：组建“慈善文化研习社”；举办“慈善文化会讲”；设立支持实践、研究、培训、推广的“慈善文化基地”；组织并资助慈善文化理论研究。我们期望以“知行合一”的行动性研究，创建“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

李晓波先生不仅为研究院慷慨捐赠，还积极参与研究院的治理。李晓波先生也是APC的活跃会员。凭借上述双重身份的优势，多年来他一直推进研究院与APC的合作，包括《慈善家捐赠

指南》中文版的翻译与出版。在李晓波先生的倡议下，研究院将家族传承与家族慈善确定为未来的核心研究领域。

【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感谢”。

感谢杨永政博士及李杰钊、张晴晴、丁鼎三位同学贡献了这个精彩的中文译稿。

感谢 APC 的李楠和新加坡励基金的 Candy Goh 对翻译工作的有力支持。

感谢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意室和盛耿捷责任编辑。

感谢李晓波先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新加坡励基金资助了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

感谢中文版的所有读者，正是对你们阅读此书并从中获益的期待，激励我们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2023 年 12 月 18 日

于北京